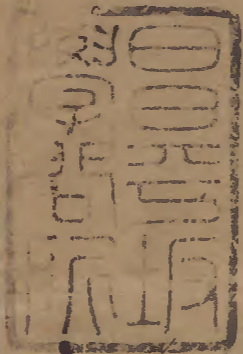


晦菴文集

三十七



庫文閣内		
三四函	三四九二號	漢書類
一〇架	六四冊	

庫文閣内		
三五函	三四九二號	漢書類
二三架	六二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492
冊數	64 (20)
函號	315 136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七

書問答論事

精溪胡仲先生

淺草文庫

熹拜覆正字
 食息不置即日秋暑未闌伏惟祕府清暇尊候動止萬福
 熹侍親養疾幸粗遣不煩賜念但自別後殊不聞動靜今
 日拜省二十姑亦云未得到在所消息不勝懸想耳計程
 月初可到今想視事又矣官居廩食之况不敢問物情時
 變必已了然於胷中矣如有用我而將奚先此則區區所
 欲聞也因來賜書願以開示少紓畎畝之憂幸甚幸甚吾
 道不幸范文前月十八日遂不起疾憂時深切信道篤誠
 世豈復有斯人哉前此往哭其殯視其家生理蕭然未知

劉廷用

所稅衆議葬於渭曲從其卜居之志甚善但聞其家欲居
泰寧似非良計然伯修樂之人不得而間也熹初與无履
諸人議以爲居建陽一則便於墳墓二則便於講學三則
便於生事言之甚詳未有見從之意竊惟范文平日教誨
之誼未敢默然故敢復言於左右伏想一慟之餘亦當念
之至此因書一提其耳或能改轍東來則甚善也八哥此
月亦物故其重不幸如此可傷伯逢令姪自崇安徑趨邵
武聞留止數日想今已行矣不得一見甚以爲恨并父數
相見否迎待乍到不知爲况又如何旬父後月初可歸到
尚留邵武旦夕亦當歸也山中絕無事早秔收熟斗
穀售十五錢小民無他恙幸可寧息謾恐欲知之熹衰疾
幸不作氣體似亦差勝向欲得真齊州半夏合固真丹不

知郡下有之否如可尋訪乞爲置得一二兩便中寄示幸
甚蓋病雖小愈不得不過爲隄防也伯誠仙尉尊兄想非
晚可歸矣不敢別狀天氣向涼伏乞順時保重行奮壯猷
以慰人望謹啓不備

與籍溪胡先生

熹拜覆正字丈丈尊前前月附便拜書不知已達尊視否
自拜違後一向不聞問數日前拜省二十姑宜入蒙出示
家問獲聞詳實深以爲喜承嘗有賜書然亦未拜領也即
日秋氣澄明伏惟尊候動止萬福熹奉親養疾幸安田里
不敢^上勤紀錄但里中秋來闕兩此數日來晚稻秀而將
實尤^上焦渴爲患方議祈禱謾恐欲知范文卜以重陽日
葬近得伯崇書令爲處葬禮一二變節一日爲檢閱今日

劉運用

方略定矣遠地不得求正於丈丈及有爲撰壙中誌石文
并俟他日請教倦甚拜書不能詳范家事於共父書中言
之頗子細乞轉詢之也熹前書所議謀居一事與前日所
見家問中意偶合此事勢難復與蓋其家已目无復與熹
爲伯崇之黨矣可歎之甚然不能息意者政以范丈平日
教誨之德不敢忘耳得丈丈因書告語之甚善秋已向深
江上消息如何得且平善甚幸然愚意反以爲憂蓋今出
師防戍轉輸科歛所不能免聞沿江海州縣已騷然矣歲
歲如此何以支吾此不待兩兵相加而坐受弊之勢也前
日劉子源來此道嶺上拜別所聞誨言以爲必極論天下
事至於慷慨洒涕有以見仁人之心不能忘世如此近又
見共父家兵士說丈丈至彼耳聽漸聰天其或者將一試

天儒之效乎聞之喜而不寐伏計必有規模素定於胸中
熹竊謂天下形勢如前所云者亦當路所不可不知也救
之之術獨在救其本根而已若隨其變而一一應之則其
變無窮豈可勝救也哉而所謂救其本根之術不過視天
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措用舍必當於人心
則天下之心翕然聚於朝廷之上其氣力易以鼓動如羸
病之人鍼藥所不能及熸其丹田氣海則氣血萃於本根
而耳目手足利矣不審丈丈以爲如何因筆不覺及此燈
下作書目力方倦極草草不如法伏乞尊察未拜侍間伏
乞保重以俟休命中秋前一日謹拜啓不備熹拜覆

與范直閣

胡丈書中復主前日一貫之說甚力但云若理會得向上

一著則無有內外上下遠近邊際廓然四通八達矣熹竊謂此語深符鄙意蓋既無有內外邊際則何往而非一貫哉忠恕蓋指其近而言之而其意則在言外矣聞子直說吾丈猶未以卑論為然敢復其說如此幸垂教其是非焉熹頃至延平見李愿中丈問以一貫忠恕之說見謂忠恕正曾子見處及門人有問則亦以其所見諭之而已豈有二言哉熹復問以近世儒者之說如何曰如此則道有二致矣非也其言適與卑意不約而合謾以布聞李丈名個師事羅仲素先生羅嘗見伊川後卒業龜山之門深見稱許其棄後學久矣李丈獨深得其間與經學純明涵養精粹延平士人甚尊事之請以為郡學正雖不復應舉而溫謙慤厚人與之處久而不見其涯欻然君子人也先子與

之遊數十年道誼之契甚深

與范直閣

伏奉賜教獲聞邇日起居之詳慰感亡以喻信後暑雨應候伏惟盛德所臨百神勞相台候萬福熹親旁粗遣未有可言者伏蒙教諭忠恕之說自非愛予之深不鄙其愚豈肯勤勤反復如此感幸深矣但伏思之終未有契處不敢隱默請畢其詞以求正於左右喜前書所論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此正猶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之別耳孟子之言不可謂以仁義為有二則熹之言亦非謂忠恕為有二也但聖賢所論容有所為而發故當隨事而釋之雖明道先生見道之明亦不能合二者而為一也非不能合蓋不可合也彊而合之不降高以就卑

即推近以為遠始倚一偏終必乖矣蓋非理之本然是乃
所以為不一也蓋曾子專為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
忠恕行者也子思專為指示學者入德之方所謂行忠恕
者也所指既殊安得不以為二然核其所以為忠恕者則
其本體蓋未嘗不同也以此而論今所被教問曲折可以
無疑矣不識尊意以為然否若夫曾子所言發明一貫之
旨喜前書一再論之皆未蒙決其可否熹又有以明之蓋
忠恕二字自眾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為小事然聖人分
上無非極致蓋既曰一貫則無小大之殊故也猶天道至
教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虛無形為
道體而判形而下者為粗迹也此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
者不離日用之間二三子知之未至而疑其有隱則是正

以道為無形以日用忠恕為粗迹故曾子於此指以示之
耳此說雖陋乃二程先生之舊說上蔡謝先生又發明之
顧熹之愚實未及此但以聞見之知推衍為說是以不自
知其當否而每有請焉更望詳覽前書重賜提誨不勝幸
甚前日諸疑亦望早賜鑄警俾毋疑為望時序向熱伏乞
為道保重以須環召區區不勝大願不備

與范直閣

四月一日領所賜教帖伏讀再三仰佩眷予之厚感慰不
可以言前日因平甫遣人亦嘗拜狀矣不審已達台聽否
即日初夏清和伏惟班布多暇台候起居萬福熹奉親屏
處幸粗遣免山間深僻亦可觀書又得胡丈來歸朝夕有
就正之所窮約之中此亦足樂矣迫於親養夏末須為武

林之行計不三四月未得定居也伏蒙別紙垂諭忠恕義
 仰荷不棄其愚與之反復為賜甚厚謹以求教所示熟思
 之矣敬復為說以請益焉蓋所謂忠恕者乃曾子於一貫
 之語默有所契因門人之問故於所見道體之中指此二
 事日用最切者以明道之無所不在所謂已矣者又以見
 隨寓各足無非全體也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
 學者有學者之用如曾子所言則聖人之忠恕也無非極
 致二程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變化草木蕃者正
 所以發明此義也如夫子所以告學者與子思中庸之說
 則為學者言之也故明道先生謂曾子所言與遠道不遠
 其者動以天爾蓋動以天者事皆處極曾子之所言者是
 已學者之於忠恕未免參校彼已推已及人則宜其未能

誠一於天安得與聖人之忠恕者同日而語也若曾子之
 所言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而見其與性與天道者未嘗
 有二所以為一貫也然此所謂異者亦以所至之不同言
 之猶中庸安行利行勉行之別耳苟下學而上達焉則亦
 豈有所隔闕哉愚見如此更乞教其不至者重賜鐫曉使
 得所正焉不勝幸甚他疑義尚多蒙諭使得請教此宿昔
 之願但今日方聞伯崇欲以初三四日行迫遽未暇抄錄
 所記俟暇日料理有便即附行也前日在井父處見直閣
 文還朝陛對副本讀之不能舍去愛君敬主之義蓋終篇
 三致意焉然久矣莫以此言警效吾君之側者矣近日所
 用雖不能盡滿人望其間若亦有一二端士焉前言儻見
 思乎思其言必用其人延登之命計亦非晚矣願為斯道

斯民厚自保重副此歸依

與范直閣

素向嘗以忠恕一貫之說質疑於函丈伏蒙鏗曉切至但於愚見尚有未安比因玩索遂於舊說益有發明乃知前者請教之時雖畧窺大義然涵泳未久說詞未瑩致煩辨折之勤如此今再錄近所訓義一段拜呈乞賜批鑿可否示下容更思索續具咨請也去歲在周安獨居幾閱歲看論語近十篇其間疑處甚多筆札不能載以求教伏紙但切馳仰

與慶國卓夫人

素輒有愚見初欲面稟今既不成行敢此布之五哥嶽廟近自春中以來頌賦遊燕復近書冊若常能如此寡過可

期更望因書褒勸以獎成之且聞尊意欲為經營幹官之遣不知然否素則竊以為不可近世人家子弟多因為此壞却心性一生仕官費力蓋其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官便為此官遂司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轄又間有寬厚長者即以貴遊子弟相待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無吏民窺伺之憂而州縣守倖勢反出已下可以凌轢故後生子弟為此官者無不傲慢縱恣席勢凌人其謹飭者雖不至此亦緣不親民事觸事情然非如州縣小吏等級相承職事相轄一日廢慢則罪戾及之故仕於州縣者常曉事而少過愚意以為平父可且令參部受簿尉之屬乃為正當若不欲如此即舍人兄為營一稍在人下有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與

東幹官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恐非太碩人高明
教子之本意也受恩深厚日月昧及此皇恐皇恐

素所稟大槩如此更有田折意度紙盡寫不得舍人兄
長必深委悉只乞因其序次試以問之必以為然也素

一又覆

上黃端明

八月十一日具位素敢齋沐裁書請納再拜之禮于致政
尚書端明文丈台座素聞之孟子有言天下有達尊三爵
一齒一德一此言三者之尊達于天下人所當敬而不可
以慢焉者也雖然爵也齒也蓋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
尊施于朝廷者則不及於鄉黨施于鄉黨者則不及於朝
廷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德也者得於心

充於身刑於家而推於鄉黨而達於朝廷者也有是而
夫二者之尊焉則通行天下人皆不貴雖歛然退避不以
自居而人之所以心悅而誠服者蓋不可解矣恭惟明公
以兩朝侍從元老上還印綬而退處于家自天子不敢煩
以政賜之几杖而乞言焉其位與年固非偶然而得之者
矣而明公則未嘗以是而自異於人其所少默而成之不
言而信者則日新又新而未嘗有止也此天下知德之士
所以莫不竊慕下風之義俱有執鞭之願而素之愚則有
甚焉者蓋其平生稟偏駁治已則不能謹於細微立志
則不能持於常久以至待人接物之際溫厚和平之氣不
能勝其粗厲猛起之心是以常竊自悼以為安得朝夕望
見明公之盛德容貌而師法其萬一度幾可以飭身補過

卷之三

卷之三

劉建用

於將來而不遂為小人之跡也今日之來蓋將頓首再拜
于堂下以償其夙昔之願公惟明公坐而受之使得自進
於門人弟子之列而不孤其所以來之意則熹之幸也鄉
往之深不自知其僭越敢以書先于將命者而立于廡下
以聽可否之命熹不勝皇恐之至

與王龜齡

熹窮居晚學無所肖似往者學不知方而過不自料妄以
為國家所恃以為重天下所賴以為安風俗所以既漓而
不可以復淳紀綱所以既壞而不可以復理無一不係乎
人焉是以聞天下之士有聲名節行為時論所歸者則切
切然以不得見乎其人為歎父其父也或得見之或不得
見之而熹之拳拳不少衰也聞其進為時用則私以為喜

聞其阨窮廢置則私以為憂及夫要其所就而觀之則始
終大節真可敬仰者蓋無幾人而言論風旨卒無可稱功
名事業卒無可紀者亦往往而有以此喟然自歎知天下
所謂聲名節行者亦未足以定天下之人而天下之事未
知其果將何寄也自是以來雖不敢易其賢賢之心緩其
憂世之志然亦竊自笑其前日所求於人之重而所以自
待者反輕如孟子之所譏也於是始復取其所聞於師友
者夙夜講明動靜體察求仁格物不敢弛其一日之勞以
庶幾乎有聞者而於前日之所為切切然者則既有所不
暇矣當是時聽於士大夫之論聽於輿人走卒之言下至
於閭閻市里女婦兒童之聚亦莫不曰天下之望今有王
公也已而得其為進士時所奉大對讀之已而得其在館

閣時上奏事讀之已而得其為柱史在臺諫遷侍郎時所
論諫事讀之已而又得其為故大丞相魏國公之誅文及
楚東酬唱等詩讀之觀其立言措意上自奏對陳說下逮
燕笑從容蓋無一言一字不出於天理人倫之大而世俗
所謂利害得喪榮辱死生之變一無所入於其中讀之真
能使人胸中浩然鄙吝消落誠不自意克頑廉懦立之效
乃於吾身見之於是作而歎曰士之求仁固當以反求諸
己為務然豈不曰事其大夫之賢者云哉今以前日失數
公者自懲是以一噎而廢食也於是慨然復有求見於左
右之意而未獲也昨聞明公還自夔州撫臨近甸而素之
聖閑交游適有得佐下風者因以書賀之蓋喜其得賢大
美事之而自傷無狀獨不得一從賓客之後以望大君子

道德之餘光也不意夤緣與其向來鄙妄無取之言皆得
徹聞於視聽明公又不以凡陋為可棄狂僭為可罪而辱
枉手筆以抵宋侔盛有以稱道竊惟明公之志豈非以世
衰道微遺君後親之論交作肆行無所忌憚舉俗滔滔思
有以障其橫流者是以有取於愚者一得之慮因以不求
其素而借之辭色也耶明公之志則正矣大矣而素之愚
未有稱明公之意也雖然有一於此其惟益思砥礪不敢
廢其所謂講明體察求仁格物之功者使理日益明義日
益精操而存之日益固擴而充之日益遠則明公之賜庶
乎其有以承之而幸明公之終教之也雖然明公以一身
當四海士大夫軍民一面之責其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之
聞所係亦不輕矣伏惟盛德大業前定不窮其剛健中正

篤實輝光者固無所勉疆以素之所覩記則古語所謂行
百里者半九十明公其亦念之况今人物眇然如明公
者僅可一二數是以天下之人責望尤切而明公尤不可
以不戒不審明公以為如何哉熹又聞之古之君子尊德
性矣而必曰道問學致廣大矣必曰盡精微極高明矣必
曰道中庸溫故知新矣必曰敦厚崇禮蓋不如是則所學
所守必有偏而不備之處惟其如是是故居上而不驕為
下而不倍有道則足以興無道則足以容而無一偏之放
也素之區區以此深有望於門下蓋所謂德性廣大高明
知新者必有所措而所謂問學精微中庸崇禮者又非別
為一事也狂易無取明公其必有以裁之往者明公在夔
成都汪公聲聞密邇竊意有足樂者此來時通問否此公

涵養深厚寬靜有容使當大事必有不動聲色而內外寬
服者明公相知之深一日進為於世引類之舉其必有所
先矣素杜門養親足以自遣昨嘗一至湖湘出資交遊講
論之益歸來忽被除命既不敢辭而拜命矣然明公未歸
朝廷熹亦何所望而敢前也引領牙纛未有瞻拜之期向
風馳義日以勤止輒敢復因宋侂相為介紹致書下執事
以道其拳拳之誠伏惟照察

與陳丞相

一本作與龔實之

素竊觀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為
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
以為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
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

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
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
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乎隱微而
寢極乎光大耳然彼賢者其明既足以燭事理之微其守
既足以遵聖賢之轍則其自處必高而不能同流合汙以
求譽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詞飾說以自媒自信必篤而不
能趨走唯諾以苟容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善之
誠而未必得聞其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底蘊又况
初無此意而其所取特在乎文字言語之間乎恭惟明公
以厚德重望爲海內所宗仰者有年矣而天下之賢士大
矣似未得盡出於門下也豈明公所以好之者未至歟所
以求之者未力歟所以待之者未盡歟此則必有可得而

言之者矣蓋好士而取之文字言語之間則道學德行之
士吾不得而聞之矣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啓之流則自重
有恥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行士而雜之妄庸便佞之伍
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揖而去耳而况乎所謂對偶駢
儷諛佞無實以求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徒有
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爲若乃文士之有識者亦未有肯
深留意於其間者也而間者竊聽於下風似聞明公專欲
以此評天下之士若其果然則畫竊以爲誤矣江右舊多
文士而近歲以來行誼志節之有聞者亦彬彬焉惟明
公留意取其疆明正直者以自輔而又表其醇厚廉退者
以厲俗毋先文藝以後器識則陳木傳不得專美於前而
天下之士亦庶乎不失望於明公矣衰病屏伏所欲言論

者非一而不獲前姑進其大者如此若蒙采擇則熹所不及言者必有輕千里而告於明公者矣

與劉共父

近略到城中歸方數日見平文示近問承寄聲存問感感但所論二先生集則愚意不能無疑伯逢主張家學因應如此熹不敢議所不可解者以老兄之聰明博識歛夫之造詣精深而不曉此此可惟耳若此書是文定所著即須依文定本爲正今此乃是二先生集但彼中本偶出文定家文定當時亦只是據所傳錄之本雖文定蓋不能保其無一字之訛也今別得善本復加補綴乃是文定所欲聞文定復生亦無嫌間不知二兄何苦尚爾依違也此間所用二本固不能盡善亦有灼然却是此間本誤者當時更

不曾寫去但只是平氣悉心看得義理通處便當從之豈可肚裏先橫却一箇胡文定後不復信道理耶如定性書及明道敘述上雷公與謝帥書中刪却數十字及辭官表倒却次序易傳序改沿爲沂祭文改姪爲猶子之類皆非本文必是文定刪改熹看得此數處有無甚害者但亦可惜改却本文蓋本文自不害義理故也敘述及雷謝書是也有曲爲回互而反失事實害義理者辭表是也曲爲回互便是私意害義理矣惟定性書首尾雖非要切之辭然明道謂橫渠實父表弟聞道雖有先後然不應以聞道之故傲其父兄如此語錄說二先生與學者語有不合處明道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云不是明道氣象如此與今所刪之書氣象類乎不類乎且文定答學者書雖有不合

亦甚宛轉不至如此無含蓄況明道乎今如此刪去不過是減得數十箇閑字而壞却一箇從容和樂底大體氣象恐文定亦是偶然一時意思欲直截發明向上事更不假照管此等處或是當時未見全本亦不可知今豈可曲意徇從耶向見李先生本出龜山家猶雜以游察院之文比訪得游集乃知其誤以白先生先生歎息曰此書所自來可謂端的猶有此誤況其它又可盡信耶只此便是虛已從善公平正大之心本亦不是難事但今人先着一箇私意橫在肚裏便見此等事為難及耳又猶子二字前論未盡禮記云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言人為兄弟之子喪服猶已之子非所施於平時也況猶字本亦不是稱呼只是記禮者之辭如下文嫂叔之無服姑姊妹之薄也今豈可

沿此遂謂嫂為無服而名姑姊妹以薄乎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為姪然亦無云猶子者但云兄之子弟之子孫亦曰兄孫耳二先生非不知此然猶從俗稱姪者蓋亦無害於義理也此等處文定既得以一時已見改易二程本文今人乃不得據相傳別本改正文定所改之未安處此何理耶又明道論王霸劄子等數篇胡本亦無乃此間錄去有所脫誤非文定之失伊川仁廟書此間本無後來乃是用欽夫元寄胡家本校亦脫兩句此非以他人本改文定本乃是印本自不曾依得文定本耳似此之類恐是全不曾參照只見人來說自家刻得文字多錯校得不精便一切逆拒之幾何而不為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乎夫樂聞過勇遷善有大於此者猶將有望於兩兄

不意只此一小事便直如此殊失所望然則區區所以劇
 論不置者正恐此私意根株消磨不去隨事滋長為害不
 細亦不專為二先生之文也如必以胡氏之書一字不可
 改易則又請以一事明之集中與呂與叔論中書注云子
 居和叔之子胡氏編語錄特意其為邢恕之子遂削此注
 直於正文子居之上加一邢字頃疑呂氏亦有和叔因以
 書問欽夫答云嘗問之邢氏果無子居者以此例之則胡
 氏之書亦豈能一無繆誤乃欲不問是非一切從之乎況
 此乃文字間舛誤與其本原節目處初無所妨何必一一
 遵之而不敢改乎近以文定當立祠於鄉郡說應求邦考
 二公皆指其小節疑之魏元獲至為扼腕今二兄欲尊師
 之而又守其尤小節處以為不可改是文定有所謂大者

終不見知於當世也此等處非特二先生之文之不幸亦
 文定之不幸耳今既用官錢刊一部書却全不賭是只守
 却胡家錯本文字以為至當可謂直截不成議論恐文定
 之心却須該遍流通決不如是之陋也若說文定決然主
 張此書以為天下後世必當依此即與王介甫主張三經
 字說何異作是說者却是謗文定矣設使微似有此亦是
 克未盡底已私所謂賢者之過橫渠所謂其不善者共改
 之正所望於後學不當守已殘而妬道真使其遺風餘弊
 波蕩於末流也程子嘗言人之為學其失在於自主張太
 過橫渠猶戒以自處太重無復以來天下之善今觀二兄
 主張此事得無近此聖賢稽衆舍己兼聽並觀之意似不
 然也胡子知言亦云學欲約不欲陋此得無近於陋耶如

云當於他處別刊此尤是不情悠悠之說與月攘一雞何異非小生所敢聞也每恨此道衰微邪說昌熾舉世無可告語者望二兄於千里之外蓋不翅飢渴之於飲食乃不知主意如此偏枯若得從容賓客之後終日正言又不知所以不合者復幾何耳欽夫尊兄不及別狀所欲言者不過如此幸為呈似所云或不中理却望指教熹却不敢憚改也向所錄去數紙合改處當時極費心力又且勞煩衆人意以為必依此改正故此間更無別本今既不用切勿毀棄千萬盡為收拾便中寄來當十襲藏之以俟後世耳向求數十本欲遍遺朋友今亦不須寄來熹不敢以此等錯本文字誤朋友也天寒手凍作字不成不能傾竭懷抱惟加察而恕其狂妄可也

與劉共父

修德之說但云主上憂勤恭儉非不修德然而上而天心未豫下而人心未和凡所欲為多不響應疑於修德之實有未至焉蓋修德之實在乎去人欲存天理人欲不必聲色貨利之娛宮室觀遊之侈也但存諸心者小失其正便是人欲必也存祇懼之心以畏天擴寬宏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已同不徇偏見而謂衆無足取不肆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不徂於近利而昧於遠猷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念茲在茲不敢忘怠而又擇端人正士剛明忠直能盡言極諫者朝夕與居左右不使近習便利捷給之人得以窺伺間隙承迎指意汙染氣習惑亂聰明務使此心虛明廣大平正中和表裏洞然無一毫私意之累然後為

德之脩而上可以格天下可以感人凡所欲為無不如志
陛下自省於是數者其心有得於中乎其方從事於此而
有未至乎其無乃謂此無益而正背馳乎一有不合乎此
則臣恐所謂修德之實者有所未至也

恢復之形一段切中今日之病前日籤帖更定數語非是
欲苟全正論蓋只此豪釐之間便是人欲天理同行異情
處不可不精察而明辨也夫內修自治本是吾事所當為
非欲與人為敵然後為之而為之之道必急其實而緩其
名必以深厚淵塞為務而不為浮薄淺露之態然後可以
蓄可久之德而成可大之功亦非為畏泄其機而固為是
不可測也若謂姑為純正之論而其實必用機心扶陰謀
然後可則是心迹乖離內外判析孔子讀而儀未行矣彼

管仲商君異起申不害非無一切之功而所以卒得罪於
聖人之門者正在於此願明者之熟察之也

與劉共父

平父示別紙論及明道冠服事熹初意既在學校立祠密
邇先聖先師之側則不應直用野服為象故有此議兼在
延平學中見曹御史陳了翁象亦是豸冠法服二公自去
諫職流落於外皆非卒於其官者見聞習熟因欲援以為
例而未嘗計其當時之得失也今如或者之言固亦有理
但明道之為御史初非攝官而宗正之除未嘗就職此其考
之亦恐有未精也竊謂今日御史法冠乃是追用其平生
冠服之最盛者似亦無害於理不然則直用承議郎本品
法服亦佳

據會要則九品官皆有法服但不知又不然
元豐官制後寄祿官有法服與否耳

則直用僕頭公服亦可嘗見其家畫本緋衣也但太不近古耳鄙見如此更惟高明裁之或者所謂伊川祠堂之制不知何謂更告詢之并問何人所立今在何處可也

與劉共父

熹前幅所稟訪問人材事初若率然既而思之此最急務然其意有未盡者輒詳論之如左云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為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核算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已而未及也無且暮倉卒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感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

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收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為而不來則無巧偽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為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脩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士固有漠然不以為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遺於遠足於少而不知其漏於多求之備而不知其失於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功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諭乎賢士大夫之心

此蓋未及乎有爲而天下之士先以訑訑之聲音顏色待之矣至於臨事倉卒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已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當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柰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爲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揜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父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

答韓無咎

論儒釋之異在乎分合之間既聞命矣頃見蘇子由張子韶書皆以佛學有得於形而上者而不可以治世嘗竊笑之是豈知天命之性而叙秩命討已粲然無所不具於其中乎彼其所以分者是亦未嘗真有得於斯耳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和靖兩書昔嘗見之其謹於傳疑之意則是遂欲禁絕學者使不復觀則恐過矣如以春秋改用夏爲無此說以傳爲按經爲斷爲背於理則疑其考之未精或未盡聞他人所聞而欲一以已所聞者槩之之失也春秋傳乃伊川所自著其詞有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若果無改用夏時之意則此說復何謂乎况序文所引論語之言尤爲明白不可謂初未嘗有此意也又

門人所記有答黃聲隅之語謂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者蓋見於兩家之書是亦猶所謂傳爲案經爲斷之意而豈二人所記不期而皆誤乎推此兩條則凡和靜所謂非先生語者恐特他人聞之而和靜亦未聞耳今疑信未分而不復思繹遽以一偏之說盡廢衆人所傳之書似不若盡存其說而深思熟講以考其真偽得失之爲善也況明道行狀云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觀此則伊川之意亦非全不令學者看語錄但在人自着眼看耳如論語之書亦是七十子之門人纂錄成書今未有以爲非孔子自作而棄不讀者此皆語錄不可廢之驗幸更深察之如何如何

與芮國器

燁

竊聞學政一新多士風動深副區區之望但今日學制近出崇觀專以月書季攷爲陞黜使學者屑屑然較計得失於毫釐間而近歲之俗又專務以文字新奇相高不復根據經之本義以故學者益驚於華靡無復探索根原敦勵名檢之志大抵所以破壞其心術者不一而足蓋先王所以明倫善俗成就人材之意掃地盡矣惟元祐間伊川程夫子在朝與修學制獨有意乎深革其弊而當時咸謂之迂闊無所施行今其書具在意者後之君子必有能舉而行之區區願執事少加意焉則學者之幸也又蘇氏學術不正其險譎慢易之習入人心深今乃大覺其害亦望有以抑之使歸於正尤所幸願

與芮國器

文集卷三十一

三

周

昨者妄以鄙見薦聞伏蒙垂諭反復其說幸甚幸甚然熹竊以爲未嘗行之不可逆料今日之不可行且事亦顧理之所在如何耳理在當行不以行之難易爲作輟也盡心竭力而爲之不幸而至於真不可行然後已焉則亦無所憾於吾心矣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本塞源以一學者之聽庶乎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若方且懲之而又遽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捨之間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是則執事者之所宜憂也

答鄭景望

龔帥過建陽遣人相聞不及一見爲恨今日季教授見訪

云嘗小款道其語皆出於忠厚長者然在愚意尚未有解處如論范忠宣救蔡新州又元祐流入以爲至當之舉熹嘗竊論此矣以爲元祐諸公其憂確之不可制欲以口語擠之固爲未當而范公乃欲預爲自全之計是亦未免於自私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至其論諸公忽及爾之言違好還之戒自取禍敗尤非正理使後世見無禮於君親者拱手坐視而不敢逐則必此言之爲也且彘流四凶族爲臯陶者亦殊不念及爾之戒何耶推此心以往恐無適而非私者邵子文以爲明道所見與忠宣合正恐徒見所施之相似而未見所發之不同蓋毫釐之間天理人欲之差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矣又聞深以好名爲戒此固然矣然偏持此論將恐廉隅毀頓其弊有甚於好名故先聖云君

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而又曰君子求諸已詳味此言不
備不倚表裏該備此其所以為聖人之言歟學者要當於
此玩心則勿忘勿助之間天理卓然事事物物無非至當
矣熹又記向蒙面誨堯舜之世一用輕刑當時嘗以所疑
為請匆匆不及究其說近熟思之有不可不論者但觀臯
陶所言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便是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真
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于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
之間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
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
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養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
此所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自不犯于有司非既犯而
縱舍之謂也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又別本

聞二十一日旌旆定行何丞之諭已不及事矣然渠所
言大槩謂盜賊之餘土曠人稀州縣以昔日歲計之額
取辦今日見存之戶民力素已不堪後來復以荒田之
產均之見戶由此流移愈多公私愈困耳向蒙面誨堯
舜之世一用輕刑當時嘗以所疑為請匆匆不及究其
說近熟思之亦有不可不論者但觀臯陶所言帝德罔
愆以下一節便見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真與天地同德
而物或自逆于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
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
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
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

朱子
卷之三
周鑑

此所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自不犯于有司非既抵
冒而復縱舍之也夫既不能止民之惡而又為輕刑以
誘之使得以肆其凶暴於人而無所忌則不惟彼見暴
者無以自伸之為冤而姦民之犯于有司者且將日以
益衆亦非聖人匡直輔翼使民迁善遠罪之意也

答鄭景望

虞書論刑最詳而舜典所記尤密其曰象以典刑者象如
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
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
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曰流宥五刑者流放竄殛之類
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
繩貴勲勞而不可加以刑者也四凶正曰鞭作官刑扑作

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以待夫罪之輕者也曰金作贖刑
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疑後世始
有贖五刑法此五句者從重及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曰
青災肆赦者青謂過悞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當
贖之刑則亦不罰其金而直赦之也此一條專為輕刑設
之大入于典刑者亦肆之矣所以為失刑也書又曰宥曰
過無大明過之大入於典刑者特用流法以宥之耳曰
怙終賊刑者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于當
宥之法則亦不宥以流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
即輕或由輕而入重猶今律之有名例又用法之權衡所
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
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
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

虞書論刑最詳而舜典所記尤密其曰象以典刑者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曰流宥五刑者流放竄殛之類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繩貴勲勞而不可加以刑者也

彼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
 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矣夫豈一於輕而已哉又以舜命
 皋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而已補以下官
施行不領於士官事之宜也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而
 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
 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
 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銜冤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
 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為空言以誤後世也其必不然
 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為治然以刑弼教禁民
 為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
 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滯放
 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彊暴賊滿之

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宮刑之碎當之則雖殘其支體
 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為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
 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况君子得志而有為
 則養之之具教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
 應因循苟且直以不養不教為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
 於前也

答鄭景望

初謂按行消吉必不渝期今所賜字殊未及此何耶遠民
 傾首以聽車馬之音久矣行期屢却無乃使之失望而下
 吏之奉約束聽期會者將亦因是解弛而不虔乎伏惟執
 事者試深慮之僭易及此皇懼之至示諭明道程文不必
 見於正集考求前此固多如此然先生應舉時已自聞道

今讀其文所論無非正理非如今世舉子阿時徇俗之文
乃有愧而不可傳也魯南豐序王深父之文以為片言半
簡非大義所繫皆存而不去所以明深父之於細行皆可
傳也况先生非欲以文顯者而即此程文便可見其經綸
之業已具於此時雖文采不豔而卓然皆有可行之實正
學以言未嘗有一辭之苟其所以警悟後學亦不為不深
矣愚意只欲仍舊次第不審台意以為如何

答鄭景望

家祭禮三策并上不知可補入見版本卷中否若可添入
即孟詵徐潤兩家當在賈頊家薦儀之後孟為第七徐為
第八而遞賸以後篇數至政和五禮為第十一而繼以孫
自用為第十二乃以杜公四時祭享儀為第十三而遞賸

以後至范氏祭儀為第十九又於後序中改十有六為十
有九仍刪去孟詵徐潤孫自用七字此版須別換不然即存舊
序而別作數語附見其後尤為詳實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更俟誨諭也但寫校須令精審無誤然後刻版免致將來
更改費力為佳或未刻間且并寫定上版真本寄示容與
諸生詳勘納上尤便也

答尤延之

熹杜門竊食不敢與聞外間一事尚不能無虎食其外之
憂衰病疲瘠雖在山林亦不能有尋幽選勝之樂但時有
一二學子相從於寂寞之濱講論古人為己之學至會心
處輒復欣然忘食不自知道學之犯科也年來目昏不甚
敢讀書經說閑看疎漏頗多不免隨事改正比舊又差勝

矣綱目不敢動着恐遂為千古之恨蒙教揚雄荀彧二事
按温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燁之類獨於揚雄
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
書之曰莽大夫揚雄死以為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
初亦未改温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却是漢侍中光祿大
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
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彧為
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
之罪非與其為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
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彧為操謀臣而劫遷九錫二
事皆為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
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穆之之類而宋齊丘於南唐事亦

相似此論竊謂得彧之情不審尊意以為何如李滌謝朓
皆略識之李在此作縣甚得民情謝甚俊即任伯參政之
孫其家有古書者也但吳仲權亦聞其名見其文字甚清
警未知材氣如此也今日下位後生中尚不為無人雖真
偽相半然亦且得勸勉獎就之未敢輕有遺棄也陳周父
近得書大言如昨亦力勸之令其稍就歛退若未見信即
後日之忘猶或有甚於此者甚可念也叔祖奉使葬事甚
荷憐念此事初未敢有請不謂已蒙特達如此不知今有
定論否叔祖當日挺身請使留虜中十六年竟保全節而
歸以奏對論和不可專恃且虜有可圖之釁忤秦丞相遂
廢以死在虜中時嘗有祭徽廟文或傳以歸乙覽感動錫
賚甚寵其書皆在此此便不的不敢附呈鄙意輒欲次其

行事以請於左右幸而并賜之銘則宗族子孫皆受不貲之惠矣叔祖受知於晁景迂學甚博詩甚工也

答尤延之

垂諭楊雄事足見君子以恕待物之心區區鄙意正以其與王舜之徒所以事莽者雖異而其為事莽則同故竊取趙盾許止之例而樂以莽臣書之所以著萬世臣子之戒明雖無臣賊之心但畏死貪生而有其迹則亦不免於誅絕之罪此正春秋謹嚴之法若溫公之變例則不知何所據依晚學愚昧實有所不敢從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如未中理却望垂教也

答林黃中

栗

室戶之說鑿案指教意所未曉蓋如所論即室戶乃在房之西偏而入室者先必由房而後進至于室矣歷考禮書不見此曲折處卻子之登必自西階房戶雖在室戶之東蓋亦無所經見恐未足以證室戶之必東出也愚意於此深所未解更丐一言以發其蔽幸甚幸甚又見易圖深詆邵氏先天之說舊亦嘗見其書然未曉其所以為說者高明既斥其短必已洞見其底蘊矣因來并乞數語梧擊其繆又大幸也

答林黃中

誨喻縷縷備悉樂章必已得之因風幸早示及立推參選未還尚未得聞室戶之誨大抵所欲知者此戶南鄉西鄉果安所決而經傳實據果安所取不論傳授之有無也邵氏先天之說以鄙見窺之如井蛙之議滄海而高明直以

不知而作斥之則小大之不同量有不可同年而語者此
素之前書所以未敢輕效其愚而姑少見其所疑也示諭
邵氏本以發明易道而於易無所發明素則以為易之與
道非有異也易道既明則易之為書卦爻象數皆在其中
不待論說而自然可觀若曰道明而書不白則所謂道者
恐未得為道之真也不審高明之意果如何其或文子而
實不子則素請以邵氏之淺近踈略者言之蓋一圖之內
大極兩儀四象八卦生出次第位置行列不待安排而粲
然有序以至於第四分而為十六第五分而為三十二第
六分而為六十四則其因而重之亦不待用意推移而與
前之三分焉者未嘗不脗合也此之并累三陽以為乾連
疊三陰以為坤然後以意交錯而成六子又先畫八卦於

內復畫八卦於外以旋相加而後得為六十四卦者其出
於天理之自然與人為之造作蓋不同矣况其高深闕闊
精密微妙又有非素之所能言者今不之察而遽以不知
而作詆之素恐後之議今猶今之議昔是以竊為門下惜
之而不自知其言之僭易也

答林黃中

所扣卿飲酒疑義近細考所奏樂有不用二南小雅六笙
詩而用南呂無射兩宮十章不知何據豈有以見古之鄉
樂用此律而寫其遺聲邪將古樂已亡不可稽考而別制
此樂也然則特用此律其旨安在又所奏樂必有辭聲必
有譜而律之短長必有定論凡此數端皆所未諭幸因風
詳悉指教

與郭冲晦

熹窮鄉晚出妄竊有志於道雖幸有聞於師友而行之不
方荏苒頽侵今犬馬之年五十有一矣脩身齊家未有可
見之効而志氣不彊不能固守貧賤之節彊起從宦舊學
愈荒施之於人尤齟齬而不合大抵志不能帥氣理未能
勝私中夜以思怛然內疚高明不鄙不知將何以教誨之
熹所拱而埃也向來次輯諸書雖亦各有據依不敢妄意
損益然疑信異傳不無牴牾嘗得汪丈端明示以執事所
辨數事方且復書質之汪丈更求一二左驗別加是正則
汪公已捐賓客矣自此每念一扣門下以畢其說而相去
絕遠無從致問今幸得通姓名又以單車此來無復文書
可以檢索不復記向之所欲質問者尚俟異時還家別圖

膏信但恐益遠難致耳近刻程先生尹和靖二帖及白鹿
五賢二記各納一本伏幸視至其間恐有可因以垂教者
切望不棄

與郭冲晦

易說云數者策之所宗而策為已定之數素竊謂數是自
然之數策即著之莖數也禮曰龜為卜筮為筮是已老陽
一爻過揲三十六策故積六爻而得二百一十有六策耳
又云大衍之數五十是為自然之數皆不可窮其義熹竊
謂既謂之數恐必有可窮之理
又云奇者所掛之一也扞者左右兩揲之餘也得左右兩
揲之餘實於前以奇歸之也熹竊謂奇者左右四揲之餘
也扞指間也謂四揲左手之策而歸其餘於無名指間四

揲右手之策而歸其餘於中指之間也一掛之間凡再扞則五歲之間凡再閏之象也

又云三多三少人言其數雖不差而其名非矣熹竊謂多少之說雖不經見然其實以一約四以奇為少以偶為多而已九八者兩其四也陰之偶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奇陽體負其法徑一圍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偶陰體方其法徑一圍四而用其半故多之數二歸奇積三三而為九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三十六矣歸奇積三二而為六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四矣歸奇積二二一而為四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十二矣歸奇積二二一三而為七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八矣過揲之數雖先得之然其數眾而繁歸奇之數

雖後得之然其數寡而約紀數之法以約御繁不以眾制寡故先儒舊說專以多少決陰陽之老少而過揲之數亦冥會焉初非有異說也然七八九六所以為陰陽之老少者其說又本於圖書定於四象詳見後段其歸奇之數亦因揲而得之耳大抵河圖洛書者七八九六之祖也四象之形體次第者其父也歸奇之奇偶方圓者其子也過揲而以四乘之者其孫也今自歸奇以上皆棄不錄而獨以過揲四乘之數為說恐或未究象數之本原也

又云四營而後有爻又曰一掛再扞共為三變而成一爻熹竊謂四營方成一變故云成易易即變也積十二營三掛六扞乃成三變三變然後成爻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熹竊謂此

一節乃孔子發明伏羲畫卦自然之形體次第最為切要
 古今說者惟康節明道二先生為能知之故康節之言曰
 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
 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則
 愈小愈細則愈繁而明道先生以為加一倍法其發明孔
 子之言又可謂最切要矣蓋以河圖洛書論之太極者虛
 其中之象也兩儀者陰陽奇耦之象也四象者河圖之一
 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洛書之一合九二合八三合
 七四合六也八卦者河圖四正四隅之位洛書四實四虛
 之數也以卦畫言之太極者象數未形之全體也兩儀者
 一為陽而一為陰陽數一而陰數二也四象者陽之上生
 一陽則為二而謂之太陽生一陰則為二而謂之少陰陰

之上生一陽則為三而謂之少陽生一陰則為二而謂之
 太陰也四象既立則太陽居一而含九少陰居二而含八
 少陽居三而含七太陰居四而含六此六七八九之數所
 由定也八卦者太陽之上生一陽則為三而名乾生一陰
 則為二而名兌少陰之上生一陽則為三而名離生一陰
 則為二而名震少陽之上生一陽則為三而名巽生一陰
 則為二而名坎太陰之上生一陽則為三而名艮生一陰
 則為二而名坤康節先天之說所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
 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者蓋謂此也至於八卦之上又各生
 一陰一陽則為四畫者十有六經雖無文而康節所謂八
 分為十六者此也四畫之上又各有一陰一陽則為五畫
 者三十有二經雖無文而康節所謂十六分為三十二者

此也五畫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為六畫之卦六十有四而八卦相重又各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次其在圖可見矣今既以七八九六為四象又以揲之以四為四象疑或有未安也河圖洛書熹竊以大傳之文詳之河圖洛書蓋皆聖人所取以為八卦者而九疇亦并出焉今以其象觀之則虛其中者所以為易也實其中者所以為洪範也其所以為易者已見於前段矣所以為洪範則河圖九疇之象洛書五行之數有不可誣者恐不得以其出於緯書而略之也

叢書云理出乎三才分出於人道西銘專為理言不為分設熹竊謂西銘之書橫渠先生所以示人至為深切而伊川先生又以理一而分殊者贊之有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為父坤之為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為同胞物為吾與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為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真以為我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況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顛連而無告則於其中間又有如是差等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發明之非一時救弊之言姑以彊此而弱彼也

又云西銘止以假塗非終身之學也熹竊謂西銘之言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

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
以為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為始學者一時所見而
發也又云性善之善非善惡之善熹竊謂極本窮原之善
與善惡末流之善非有二也但以其發與未發言之有不
同耳蓋未發之善只有此善而其發為善惡之善者亦此
善也既發之後乃有不善以雜焉而所謂善者即極本
窮原之發耳叢書所謂無為之時性動之後者既得之矣
而又曰性善之善非善惡之善則熹竊恐其自相矛盾而
有以起學者之疑也

又云孟子以養氣為學以不動心為始熹竊謂孟子之學
蓋以窮理集義為始不動心為效蓋唯窮理為能知言唯
集義為能養其浩然之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
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考於本章次第可見矣

答程可久

熹昨者拜書草率重蒙在答誨示懃懇并劉掾轉示所製
古度量及圖義一冊伏讀捧玩開發良多其為感慰不可
具言熹孤陋之學於古人制度多所未講近看范蜀公集
引房庶漢志別本比今增多數字又論負分方分之差亦
甚詳悉竊意其所以與司馬公胡先生不同之端正在於
此所當明辨今圖義中似已不取其說然未嘗質其所以
不然之意熹於此有未曉然者因更乞詳以見教幸甚
劉掾又云蒙許并寄古權亦願早得之也溫公周尺刻本
舊亦嘗依放制得一枚乃短於今鐵尺寸許不知何故如
此差誤俟檢舊本續求教也口賦阡陌二說并荷指教考

證精博歎服尤深但阡陌二字鄙意未能無疑因以來教
千百之義推之則熹前說所謂徑涂為阡者當為陌畛道
為陌者當為阡蓋史記索隱引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
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今以遂人之法考之
當以後說為正也遂人鄭注徑從畛橫涂從道橫今考一
徑之內為田百畝一涂之內為田百夫而徑涂皆從即所
謂南北之陌一畛之內為田千畝一道之內為田千夫而
畛道皆橫即所謂東西之阡也其立名取義正以夫畝之
數得之而其字為道路之類則當从自而不當从人蓋史
記其本字而漢志則因假借而亂之恐不當引以為據也
馬阡陌之間成羣正謂往來田間道路之上富者連阡陌
亦謂兼并踰制跨阡連陌不守先王疆理之舊界耳若作

仟伯字說恐難分明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却望終賜
示幸甚

答程可久

熹昨承寵示公劄諭及黍尺制度極荷不鄙但素所未講
同官亦少有能知其說者竊慮高明必有一定之論却乞
垂教幸甚幸甚弊郡向來製造祭器時未準頒降此冊只
用臨川印本司馬書儀內周尺為之殊覺低小今雖得此
制亦已無力可修改矣并幾台悉少懇田賦夫田二書更
欲求得數本以廣長者採世之心得早拜賜甚幸甚幸

答程可久

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即有是物無先後次
序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極則是太極乃在陰陽之中而非

周禮

在陰陽之外也今以大中訓之又以乾坤未判大衍未分之時論之恐未安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今論太極而曰其物謂之神又以天地未分元氣合而為一者言之亦恐未安也有是理即有是氣氣則無不兩者故易曰太極生兩儀而老子乃謂道先生一而後一乃生二則其察理亦不精矣老莊之言之失大抵類此恐不足引以為證也

兩儀四象之說閩中前輩嘗有為此說者鄙意亦竊謂然初未敢自信也今得來示斯判然矣但謂兩儀為乾坤之初爻謂四象為乾坤初二相錯而成則恐立言有未瑩者蓋方其為兩儀則未有四象也方其為四象則未有八卦也安得先有乾坤之名初二之辨哉妄意兩儀只可謂之

陰陽四象乃可各加以太少之別而其序亦當以太陽二少陽二少陰二太陰二為次蓋所謂遞升而倍之者不得越二與二而先為二也此序既定又遞升而倍之適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也與邵氏先天圖合此乃伏羲始畫八卦自然次序非人私智所能安排學易者不可不知也

晉公子貞屯悔豫之占韋氏舊注固有不適而來示之云鄙意亦不能無所疑也蓋以穆姜東宮之占言之則所謂艮之八者正指其所當占之爻而言之也今云貞屯悔豫皆八也而釋之以為指三爻之不變者而言則非其當占之爻而於卦之吉凶無所繫矣據本文語勢似是連得兩卦而皆不值老陽老陰之爻故結之曰皆八也而占之曰

閉而不通爻無爲也蓋曰卦體不動爻無所用占爾然兩卦之中亦有陽爻又不爲偏言皆八則此說似亦未安且東宮之占說亦未定恐或只是遇艮卦之六爻不變者但乃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之占史彊爲之隨之說以苟悅于姜耳故傳者記史之言而曰是謂艮之隨明非正法之本然也然其九三上九亦是陽爻又似可疑大抵古書殘闕未易以臆說斷惟占筮之法則其象數具存恐有可以義起者推而得之乃所謂活法耳

答程可久

熹前書所謂太極不在陰陽之外者正與來教所謂不倚於陰陽而生陰陽者合但熹以形而上下者其實初不相雜故曰在陰陽之中吾丈以形而上下者其名不可相雜

故曰不在陰陽之外雖所自一而言不同而初未嘗有異也但如今日所引舊說則太極乃在天地未分之前而無所與於今日之爲陰陽此恐於前所謂不倚於陰陽而生陰陽者有自相矛盾處更望詳考見教

兩儀四象恐雖如先天之序乃爲自然之數而始乾終坤理勢亦無不可若必欲初二次三乃是以意安排而非自然之序又二象之上各生兩爻即須以乾兌艮坤爲次復無所據更乞詳考見教

乾坤六爻圖位鄙意亦有未曉處更乞誨示

撰著新圖內策數不知於占筮有用處否亦乞開諭

答程可久

臨汀鹽筴旣無可言經界又不得行民之窮困日以益甚

但有散為流庸聚為盜賊兩事耳廣右首議之人行遣甚峻近世少見其比益令人懶開口奈何奈何黃齋賢韵語用心甚苦諸圖尤有功夫甚不易得已遵尊命以數語附卷末晚生淺學何足為重三復長者之言為之慨歎科舉之弊至於如此奈何奈何

答程可久

所論為學本末甚詳且悉前書所謂世道衰微異言蠡出其甚乖刺者固已陷人於犯刑受辱之地其近似而小差者亦足使人支離繳繞而不得以聖賢為歸歧多路惑甚可懼也願且虚心徐觀古訓句解章析使節節透徹段段爛熟自然見得為學次第不須別立門庭固守死法也

答程可久

亦論曲折令人慨歎然今日上下相迫勢亦有不得已者故事之從違可否常在入而不可必唯審時量力從吾所好為在已而可以無不如志爾先生研精於易至有成書樂行憂違伏想胷中已有成筭固非晚學所及而輕議也

答程可久

程書易原近方得之謹以授來使易學啓蒙當已經省覽矣有未安處幸辱鐫誨上饒財賦源流得蒙錄示幸甚伯謨說近有刻石記文亦願得之也又有小懇欲求妙墨為寫大戴禮武王踐祚一篇以為左右觀省之戒不審可否卷子納上得蒙揮染不勝幸甚

答程可久

忽聞有奉祠之命為之惘然得非反以貳車改正之舉而

激之至此也邪世路險巇人情不可測以長者之寬平博厚處之尚未能坦然無所繫閔况如鄙狹之姿又安可望於少行其志耶行亦力請祈還故官仰繼後塵爾

答程可久

春秋例日拜既甚厚其間議論小國自貶其爵以從殺禮最為得其情者頃年每疑胡氏滕子朝桓之說非春秋惡惡短之義今已釋然蓋後來鄭大夫亦有鄭伯男也而使從諸侯之賦之說則當時諸侯之願自貶者固多但霸主必以此禮責之故有不得而自遂爾然其他尚有欲請教者便遽未暇大抵此經簡奧立說雖易而貫通為難以故平日不敢措意其間假以數年未知其可學否爾

答程泰之 大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熹恐此道字即易之太極一乃陽數之奇二乃陰數之偶三乃奇偶之積其曰二生三者猶所謂二與一為三也若直以一為太極則不容復言道生一矣詳其文勢與列子易變而為一之語正同所謂一者皆形變之始耳不得為非數之一也

策數

策者著之莖數曲禮所謂策為筮者是也大傳所謂乾坤二篇之策者正以其掛扐之外見存著數為言耳蓋揲著之法凡三揲掛扐通十三策而見存三十六策則為老陽之爻三揲掛扐通十七策而見存三十二策則為少陰之爻三揲掛扐通二十一策而見存二十八策則為少陽之

爻三揲掛初通二十五策而見存二十四策則為老陰之
爻大傳專以六爻乘老陽老陰而言故曰乾之策二百一
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其實六爻之
為陰陽者老少錯雜其積而為乾者未必皆老陽其積而
為坤者未必皆老陰其為六子諸卦者或陽或陰亦互有
老少焉蓋老少之別本所以生爻而非所以名卦今但以
乾有老陽之象坤有老陰之象六子有少陰陽之象且均
其策數又偶合焉而因假此以明彼則可若便以乾六爻
皆為老陽坤六爻皆為老陰六子皆為少陽少陰則恐其
未安也但三百六十者陰陽之合其數必齊於此若乾坤
之爻而皆得於少陰陽也則乾之策六其二十八而為百
六十八坤之策六其三十二而為百九十二其合亦為三

日六十此則不可易也

河洛圖書

論雖以四十五者為河圖五十五者為洛書然序論之文
多先書而後圖蓋必以五十五數為體而後四十五者之
變可得而推又况易傳明有五十有五之文而洪範又有
九位之數耶

當基

易卦之位震東離南兌西坎北者為一說十二辟卦分屬
十二辰者為一說及焦延壽為卦氣直日之法乃合二說
而一之既以八卦之震離兌坎二十四爻直四時又以十
二辟卦直十二月且為分四十八卦為之公侯卿大夫而
六日七分之說生焉若以八卦為主則十二卦之乾不當

為已之辟坤不當為亥之辟艮不當侯於申酉巽不當侯
於戌亥若以十二卦為主則八卦之乾不當在西北坤不
當在西南艮不當在東北巽不當在東南彼此二說互為
矛盾且其分四十八卦為公侯卿大夫以附於十二辟卦
初無法象而直以意言本已無所據矣不待論其減去四
卦二十四爻而後可以見其失也揚雄太元次第乃是全
用焦法其八十一首蓋亦去其震離兌坎者而但擬其六
十卦耳諸家於八十一首多有作擬震離兌坎者近世許
翰始正其誤至立躋羸二贊則正以七百二十九贊又不
足乎六十卦六日七分之數而益之恐不可反據其說以
正焦氏之失也

孔穎達

孔氏是一揲也四字先儒莫有覺其誤者今論正之信有
功矣但細詳疏文後段孔氏實非不曉揲法者但為之不
熟故其言之易差而誤多此四字耳其云合於掛扚之處
又云合於掛扚之一處而總掛之則實有誤然於其大數
亦不差也

畢中和

畢氏揲法視疏義為詳柳子厚詆劉夢得以為膚末於學
者誤矣畢論三揲皆掛一正合四營之義唯以三揲之掛
扚分措於三指間為小誤然於其大數亦不差也其言餘
一益三之屬乃夢得立文太簡之誤使讀者疑其不出於
自然而出於人意耳此與孔氏之失固不可不正然恐亦
不可不原其情也

答程泰之

熹昨聞禹貢之書已有奏篇轉借累年乃得其全猶恨繪
事易差間有難攷究處近乃得溫陵印本披圖按說如指
諸掌幸甚幸甚此書之傳為有益於學者但頃在南康兩
年其地宜在彭蠡九江東陵敷淺原之間而考其山川形
勢之實殊不相應因考諸說疑晁氏九江東陵之說以為
洞庭巴陵者為可信蓋江流自澧而東即至洞庭而巴陵
又在洞庭之東也若謂九江即今江州之地即其下少東
便合彭蠡之口不應言至東陵然後東迤北會于匯也白
氏所論敷淺原者亦有理而未盡蓋詳經文敷淺原合是
衡山東北一支盡處疑即今廬阜但無明文可考耳德安
縣敷陽山正在廬山之西南故謂之敷陽非以其地即為

敷淺原也若如舊說正以敷陽為敷淺原則此山甚小又
非山脉盡處若遂如晁氏之說以為江入海處則合是今
京口所過之水又不但九江而已也若以衡山東北盡處
而言即為廬阜無疑蓋自岷山東南至衡山又自衡山東
北而至此則九江之原出於此三山之北者皆合於洞庭
而注於岷江故自衡山而至此者必過九江也此以地勢
考之妄謂如此不審參以他書其合否又如何但著書者
多是臆度未必身到足歷故其說亦難盡據未必如今日
見之親切著明耳閣下向者固嘗經行而留意之久記覽
之富其必有以質之故敢輒獻所疑伏惟有以教之幸也

答程泰之

病中得窺易老新書之祕有以見立言之指深遠奧博非

先儒思慮所及矣尚以道中籃輿搖兀神思昏憤未容盡
究底蘊獨記舊讀儼若容止作容字而蘇黃門亦解為修
容不惰之意嘗疑此或非老子意後見一相書引此乃以
容字為容字於是釋然知老子此七句而三協韻以容韻
釋脰若符契又此凡言若某者皆有事物之實所謂容者
亦曰不敢為主而無與於事故其容儼然耳近見溫公注
本亦作容字竊意古本必更有可考者雖非大義所繫然
恐亦可備討論之萬一不審台意以為如何

答李壽翁

熹竊嘗聞之侍郎知易學之妙深造理窟每恨不得執經
請業茲辱誨諭警省多矣麻衣易說熹舊見之常疑其文
字言語不類五代國初時體制而其義理尤多淺俗意恐

只是近三五十年以來人收拾佛老術數緒餘所造嘗題
數語於其後以俟知者及去年至此見一戴主簿者名師
愈即今印本卷後題跋之人初亦忘記其有此書但每見
其說易專以麻衣為宗而問其傳授來歷則又祕而不言
後乃得其所著他書觀之則其文體意象多與所謂麻衣
易說者相似而間亦多有附會假託之談以是心始疑其
出於此人因復備問邦人則雖無能言其贗作之實者然
亦無能知其傳授之所從也用此決知其為此人所造不
疑然是時其人已老病昏塞難可深扣又尋即物故遂不
復可致詰但今考其書則自麻衣本文及陳李戴注題四
家之文如出一手此亦其同出戴氏之一驗而其義理則
於鄙意尤所不能無疑今以台諭之及當復試加考訂他

日別求教也程君嘗說亦嘗見之其人見為進賢令至此數得通書愷悌博雅君子人也自別有易說又有田制書近寄印本及所刻范伯達丈夫田說來今各以一編呈納伏幸視至他所欲請教者非一屬以歲凶郡中多事留此使人日夕且草具此拜稟早晚別尋使拜啓次

答陳體仁

蒙別紙開示說詩之意尤詳因得以窺一二大者不敢自外敢以求於左右來教謂詩本為樂而作故今學者必以聲求之則知其不苟作矣此論善矣然愚意有不能無疑者蓋以虞書攷之則詩之作本為言忘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求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

下達於閭巷學者諷誦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於詩者為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凡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鍾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哉况今去孔孟之時千有餘年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以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歌已乎誠既得之則所助於詩多矣然恐未得為詩之本也况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譏乎故愚意竊以為詩

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末雖亡不害本之存惠學者不能平心和氣從容諷詠以求之情性之中耳有得乎此然後可得而言顧所得之淺深如何耳有律之文德則聲爲律而身爲度蕭韶二南之聲不患其不作此雖未易言然其理蓋不誣也不審以爲如何二南分王者諸侯之風大序之說恐未爲過其曰聖賢淺深之辨則說者之鑿也程夫子謂二南猶易之乾坤而龜山楊氏以爲一體而相成其說當矣試考之如何召南夫人恐是當時諸侯夫人被文王太姒之化者二南之應似亦不可專以爲樂聲之應爲言蓋必有理存乎其間豈有無事之理無理之事哉惟即其理而求之理得則事在其中矣

答顏魯子

薰昨蒙諭及深衣謹并幅巾大帶納上皆溫公遺製也但帶當結處合有黑紐之組所未能備其說見於書儀本章可考而增益也又有黑履亦見書儀此不敢納呈去古益遠其冠服制度僅存而可攷者獨有此耳然遠方士子亦所罕見往往人自爲制詭異不經近於服妖甚可歎也若得當世博聞好禮者表而出之以廣其傳庶幾其不泯乎

答顏魯子

蒙諭深衣約紐正所未曉向借得者亦闕此制但既云條似紳而加闊即與今之匾條相似不知其制果如何又今法服背後垂綬亦是古組綬之遺象不記其以何物爲之恐亦可參考却俟訂正垂教也又承垂諭景望謙卦忌盈

之說未審曲折并薛氏鬼神事於此素亦未能无疑顧恨
未得面扣其旨以祛所惑或恐有可以言語發明者幸因
筆及之也熹忽例蒙誤恩寬其致旱之罪而過錄微勞皆
出推借之及初不敢辭適郡人應募賑濟者數家合得官
資皆未放行義難先受不免申堂辭免并乞早與推恩矣
恐欲知其曲折故敢及之非敢固為矯激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七

同問所

